

細味寶島繪本

感受台灣文化之光

品讀一份真摯的在地情

當你從藝術功能的角度去看待繪本時，它是一種為兒童而作的蒙學讀物。從圖畫到文字，溫馨的色彩和親切的筆調無不讓童心在暖暖的思索中變得更美麗、更感人、更真誠。這就是台灣的繪本，是大人也愛看的繪本。因為這些明亮的文圖，穿透了現實的藩籬，讓腳下的土地、生活的社區、縱深的歷史與自己的心緊緊連在一起。這一份從兒童心中便開始植栽下的時空共鳴之情，講述的便是寶島不盡的感恩、不盡的夢想、不盡的愛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在澳門文第士街的國父紀念館，「大人也喜歡的繪本」是一場特殊的展覽，來自台灣的眾多繪本書目「聚會」於此，讓在地的家長和孩子們以圖文為媒介，深度感受寶島台灣的文化歷史與風貌。數十載的故事，不曾遠去；未來的期望，也許未曾動搖。繪本之中，「台灣」二字的寫就似乎也格外明媚與深沉。

陀螺，一份殷切的期待

每個人都有兒童的記憶，一片土地也有兒童的記憶。雖然大時代的動盪讓童年記憶的片段顯得厚重，但是美好的面向永遠都能夠成為對未來的真摯期待。從北海道到四國島的松山，從基隆的碼頭到台南的孔子廟，兒童不能夠少卻的一個玩具便是陀螺。

是啊，在這條街道上，有兩個武雄。一個是台灣人，他就讀於「公學校」；一個是日本人，他就讀於「小學校」。每天都要上學的他們，出了家門走向兩個不同的方向。他們有共同的愛好：玩陀螺，雖然日本人武雄的陀螺似乎更大些。每天的玩耍，他們都有自己不同的玩伴。看到日本男生武雄手中超級厲害的陀螺，台灣男生武雄很羨慕。雖然兩個武雄都知道彼此的存在，但這一切都告訴讀者：他們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。

生活是現實的，歲月是短暫的，人生是淒苦的。戰爭陰霾之下，兩個武雄都要躲避飛機的轟炸。空防警報聲和爆炸聲讓台灣武雄時時刻刻都在惦念家人的安全，一度避走鄉下。鄉間生活絲毫沒有抹去武雄的童真，因為他手中的陀螺從來不曾停歇……

戰爭結束了，台灣武雄回到了家；而日本武雄則要離開了。歸鄉的日本人開始變賣自己的物品。日本武雄走到台灣武雄身邊，將那個超級厲害的陀螺送給了他。陀螺外有一個小布包：「送給你，希望好好保留，將來一起玩陀螺。」似乎從此，這兩個武雄再也沒見過面。但是在《夢想中的陀螺》這一繪本中，你卻感受到：他們一直都在等待能夠相見的那一天。

繪本的魅力在於，讓每一個普通人都成為大時代的主角。《夢想中的陀螺》讓你有一種衝動，去堅信這兩個武雄或許都見過八田與一興建的嘉南大圳；他們長大之後一起打棒球；他們依然有殷切的期待，一起玩陀螺……

郵冊與餃子：可貴的信賴

繪本的故事落在社區之中，會有不一樣的文化奇遇。阿麗似乎是地道的本省



展現台灣多元族群共融的繪本圖畫。



《夢想中的陀螺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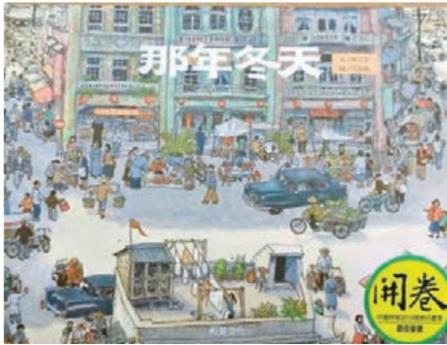


繪本展覽現場



《兩個衛兵》

《那年冬天》



繪本簡介

根據資料顯示，繪本（Picture Book），顧名思義就是「畫出來的書」。整本書以圖畫為主，可以連貫成為單一完整故事的稱為繪本。簡單來說，只要把整本書的文字全部拿掉，讀者光靠整本書的圖畫可以知道整本書的故事內容在說什麼，才可以被稱作繪本。繪本常常被人和以插圖為主的故事書搞混。整本書若以文字為主，就算每一頁都有插圖，將整本書的文字拿掉後，若讀者光看圖看不出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，那就是故事書。

據悉，繪本的主要讀者大多設定為兒童，不過近年來，繪本延伸發展出許多不同的層面。首先是親子共讀。父母親一起製作一本繪本，一起閱讀一本繪本或是一起遊戲一本繪本（遊戲書）。然後是心靈療癒。成年人有許多心靈上的問題不知道如何解決，藉由製作繪本或閱讀繪本而得到心靈上的安慰與滿足。再者是記錄生活。近年來，慢慢開始有人用畫繪本來記錄美食體驗、旅遊經驗。也有人因為用畫繪本的方式分享美食體驗的經驗而成為繪本作家。不能忽視的是語言和文化保存功能。語言的學習與保存並不容易，而閱讀其他國家的繪本，可以了解到其他國家的文化不同與差異，讓閱讀者有世界觀，還可以讓下一代藉由繪本來看到與這一代地理環境的改變與差異。

人，在她的家中，沒有出現過餃子、麵食這類中國北方食物。而新搬來的鄰居若南，和阿麗成為了同學、好朋友。若南的媽媽不時會將餃子、饅頭分享給阿麗家。久而久之，阿麗對這類食物也很鍾愛。兩家人的互動也愈加頻密。

看到若南精美的郵冊，阿麗愛不釋手。對若南而言，這是爸爸送給她的生日禮物，極為珍貴。所以，當若南同意在遠足日借出郵冊給阿麗時，阿麗欣喜不已。但郵冊似乎不慎丟失而無法找到，讓阿麗無比自責，進而刻意疏遠若南。那年冬天，若南轉學走了。不久之後，阿麗收到了若南的來信，信中有一份精美的郵冊。而阿麗家的桌上，也不時會出現餃子。

這是繪本《那年冬天》中的小故事。阿麗與若南擁有不同的生活習慣、族群背景，但是卻將對方視為真摯而可貴的朋友。生活的美好是可以分享的，而分享的背後，則是同一片土地上不分彼此的信賴和珍惜。一份精美絕倫的郵冊，一盤熱氣騰騰的餃子，若南和她的家人生活於台灣，經歷了從他鄉到故鄉的情感變奏。若南的變奏與信賴，更得到了阿麗和家人的真切回應，這不是一種文學式的浪漫想像，而是一代代人不分彼此的真實努力。

始終，構築起在地命運共同體的乃是一份情，這份情擁有對不同文化的包容，擁有對不同歷史記憶的傾聽，擁有對不同族群身份的互位思索。時間的推移、外在環境的改變，已然讓阿麗和若南那個年代的彼此差異逐漸淡化，同一片土地上，大家或許沒有共同的過去，但卻有共同的未來。因此，郵冊和餃子背後的那份牽手情誼，透過繪本在寶島不斷傳承。

魚兒，在東還是西

有兩個國家以山頂為界，一個在東邊，一個在西邊。兩國原本相安無事。但有一天，地震將山頂震塌了。換言之，天然的國界不存在了。要豎立一個人為的界碑，的確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。界碑究竟應該立在何處？為了不讓自己吃虧而便宜了對方，圍繞這一問題，雙方你來我往，在邊境上不斷摩擦，豎立的界碑也被不斷移來移去。

邊界摩擦的結果乃是兩國大打出手。戰爭爆發了，兩國軍隊被派往戰場，死傷無數；軍隊打完了，兩國青年開始被召入伍，送往前線，很多青年再也沒有見到自己的父母和家人；青年打光了，兩國開始讓老年人參軍……戰爭在持續，兩國都是滿目瘡痍，田地荒蕪，民生凋敝。

直到有一天，在一位老和尚的斡旋下，兩國在山頂共同挖了一個池塘，以池塘為界，隔開雙方。兩國各自留了一個衛兵在山頂的池塘邊看守。戰爭從此結束了，兩國平靜了，生活也恢復了。很多年過去了，兩國的民眾安居樂業，大家都忘卻了：在曾經爆發戰爭的山頂，還有兩國各自派出的衛兵。而如今，這兩個衛兵已經頭髮花白。數十年，他們在火藥線上相視而立。但和平的生活總是吸引人。池塘裡生機勃勃，兩個衛兵開始釣魚。當西邊的衛兵先將魚兒釣上鉤時，東邊的衛兵問：「魚兒是哪一邊的？東邊的還是西邊的？」然後，東邊和西邊的衛兵哈哈大笑起來。

這是繪本《兩個衛兵》中的有趣故事。和平主義的理念在繪本中如此鮮活而簡明的小故事被傳達出來。宏大的歷史敘事，似乎總是要青年人甚至兒童承載很多不可推卸的責任、義務和奉獻。但在講述這一故事的繪本《兩個衛兵》中，我們看到的是和平最美好，幸福最美：因為，生活最美。

追憶，串聯式書寫

大人之所以也愛看台灣的繪本故事，乃是因為它們講出了大人們在生活中品味到的不同感悟和心得。沒有錯，繪本是兒童讀物，但確是非常特殊的兒童讀

物。它需要大人們的參與、需要家長的引導、需要溫情的親子互動，進而讓人文的蒙學之光遍及家庭、社區、城市、鄉野、在地。

因而，繪本的串聯式書寫是台灣文化中一個有趣的現象。1895年生於嘉義的陳澄波是台灣近現代史中著名的畫家。曾就讀於東京美術大學（今天的東京藝術大學）的他，是第一個以西畫作品進入日本「帝國美術展覽會」的台灣人。他筆下的嘉義風光恬靜而美好。所以《夏日街景》、《嘉義遊園地》、《新樓風景》、《九月城隍祭典》等作品，被後人進行了重新組合，構成了《戴帽子的女孩》、《紅色在唱歌》等繪本文學作品。

回看陳澄波的作品，賞析以其作品為藍本形成的繪本，再審視《夢想中的陀螺》、《那年冬天》中以簡明文圖所闡釋的深刻見解，甚至尋覓陳澄波人生經歷中的悲苦哀痛，則台灣文化的發展之路的確艱辛而曲折，充滿了激蕩、犧牲、付出和抗爭。1947年陳澄波的殞逝成為了台灣的痛，人們在其後四十年中不能談論、無法哀祭、難以追念。在那樣的一個年代裡，講台語要被處罰；不同族群因為軍事「戒嚴」的不公義而相互猜忌。但不曾忘卻陳澄波的人們則不分族群和彼此，以不斷的打拚、奮鬥，開拓出一條嶄新的出頭天之路。是的，知識分子的心中始終有一份文化理想，來自浙江的雷震、來自湖北的殷海光，都在台灣實踐了這樣的文化理想，他們在地的諸如吳濁流等知識分子一道，為新時代、新文化、新理想，奠定了萬世之基。

從1987年台灣解除「戒嚴」至今已三十年，台灣文化大踏步式的發展或許也起自於這三十年。繪本文學的故事是這三十年的寫照。前人為文化、學術與知識的繁榮、為在地情感塑造所作出的努力和打拚，透過這一頁頁的繪本，將永續於下一代。



和平紀念碑昭示台灣人對未來幸福的深切渴望。



繪本展覽中的兒童繪本習作。